



我的高僧表哥

——丹增散文精品选

丹增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我的高僧表哥

——丹增散文精品选



丹增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高僧表哥：丹增散文精品选 / 丹增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7-222-13667-0

I. ①我… II. ①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7135号

我的高僧表哥 ——丹增散文精品选

丹增 著

责任编辑：苏映华 文艺蓓

装帧设计：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姚实名

责任印制：洪中丽

出版：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发行：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邮编：650034

网址：<http://ynpress.yunshow.com> //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787mm×1092mm 1/16 // 印张：19.5 // 字数：280千

版次：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22-13667-0 // 定价：39.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出版部电话：0871-64191534

Contents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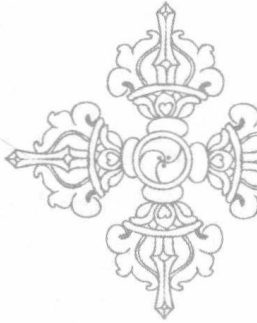
001

我的高僧表哥	003
童年的梦	020
生日与哈达	030
早期恨与近期爱	074
忆母校 念恩师	079
水顶寺的水	091
牦牛颂	097
藏 狗	105
折嘎的新生	116
雪域路之梦	122
生命的意义	127
阿妈拉巴的酥油灯	136

藏传佛教与女性	148
第二佛陀	162
劫难中的秘密	171
梦兆录	185
也谈心经	198
香格里拉	208
也谈人生	219
谈死亡	229

	情怀文艺	238
	一位挂职画家	243
谢晋——一个超生命热爱电影的人		254
	丙中洛	260
	昆明映象	271
	百年梨树记	280
	有德者居之	285
	盛世说“吃”	290
“半半哲学”：做人做事的大智慧		297

W O D E G A O S E N G B I A O G E



我的高僧表哥

今天是藏历七月初五，是佛祖讲经传法的吉祥日。中午刚吃完饭，老家表弟来电话，我表哥的灵塔修建完工，已经开光，供奉在他所在的贡萨寺大经堂西侧，坐北朝南。是高兴，还是难过说不清楚，心里感觉，似乎是一块宝贝丢失了，一颗熟透的果实落地了，一座洁白的雪山显现了，一个圆满的佛子攀着天梯或踏着彩虹或渡着航船走向了彼岸。

表哥是我妈二姐的三儿子，生于1936年，记不清哪月哪日生，普通藏族家庭不记生日，记住的是下雪的时候、草青的时候或是割麦的时候之类的标记。据说表哥是秋收前后生的，俗名边巴，可能是星期六生的，因为边巴在藏语里是“星期六”的意思。当他入寺学佛时，取法名贡觉曲杰桑布，意思是佛祖传法的善智。这名字和他的一生相配相称。在他三岁时，父母送他到我家，跟随我父亲学习藏文和佛学常识，八岁被送到贡萨寺剃度为僧。

人生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就像万物在湿润的土地里，不知不觉中接受阳光，没有选择地结出各自的果实。人生也像幅地图，图上有你可选择的好多条路，但没有说明你该走哪条。20世纪50年代，我和表哥先后进了同一个寺庙，拜同一个活佛为师，在同一个经堂习经礼佛，60年代初，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是在解放军的引领下，脱下僧衣，穿上汉装，离开寺院，走出西藏，到了内地，进了院校。而表哥身不离袈裟、手不离佛珠、口不离佛祖，终于成为一个精通五明、佛学造诣深厚、佛教戒律严明、修道

高风峻节、潜心修正般若大法的高僧。

去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表弟从寺院打来的电话，说表哥病重，寺庙僧侣、信徒百姓、亲朋好友十分担忧，为他的康复，喇嘛们祈诵经文、敬香点灯，信徒们磕头转经、祈求保佑，而亲朋好友争着要为他请医生看病，找药打卦，整个家乡都在为一个高僧的病焦虑、操心。

我问表弟，表哥病重后怎么说的？表弟告诉我说，表哥在一次做完佛事活动后，对周围的僧侣说，肉牛被牵往屠宰场的途中，只要看见青草、河水，抓住一切机会吃一口、饮一口，对即将死亡的命运浑然不觉。我们修行了一辈子，要明白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是只生不灭的，所谓人的诞生，只不过是死亡的反面，有生必有死，人生像一道门，从外看是入口，从内看是出口。既然做完了自己这一辈子想做的事，那么就可以快乐地迎接死亡的到来。

我沉思许久，表哥面对可能发生的不测，精神镇定，明心见性，超越心灵，使我敬之若神明、仰之若日月。可是血缘亲情、世俗影响，我怎么也不忍心就此而已。

我立马打通表弟的电话，告诉他，请转告表哥，是否需要我从那曲或拉萨请个医生看一看，或能否到昆明这样医疗条件较好的地方治一治。

我按常理推测，表哥所在的寺庙海拔在4200多米，空气稀薄，加之长期不食肉类，过午不食，可能缺乏营养。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来西洋参、铁皮枫斗、螺旋藻之类的绿色生物制品，从邮局快递寄去。过了一周，表弟又打来电话，说寄去的药品收到了，表哥只吃了三粒螺旋藻片。这也不是因为治病，而是为了还一份从遥远的地方寄药的情义，不然对不住你。表哥说，脸上起皱纹、头上长白发、牙齿脱落、手脚渐不灵、思维渐迟钝是最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没有不灭的金刚，没有不死的生命，没有不熄的油灯，要是我哪天走了，就像一盏油灯点亮另一盏油灯，也许是天鹅飞入莲花湖中，不是悲痛，而是喜悦。我病了，不给他人添麻烦，我死了，如果不给他人带来悲伤，那我才算修得正果。如果未来兄弟俩能见一面，也算是缘分。听说，从此他不看医生，不吃药品，平静打坐，瞑目修行。

我知道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从他剃度受戒那天起，就皈依了佛、法、僧三宝，在上师的教导下修习死亡。由此，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心里没有任何

痛苦，就像有人保护你过险关一样。一个严守佛教戒律的人，一般脱离了贪欲私欲的恶心，因此，你没有杀过生，不存在仇恨的报复；因为你没有偷盗过，不存在抓捕的报复；因为你没有妄语过，不存在离间的报复；因为你没有邪淫过，不存在恶语的报复；因为你没有贪欲过，不存在嗔怒的报复……因果业报，灵魂转世，死亡只是涅槃寂静之相。这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特殊的教法，我们藏族认为“先知死，后知生”，与汉文化“不知生，焉知死”，在探寻生死观上迥异。佛教认为死去的不过是肉体，灵魂则是永在的，一个修行者的死亡只不过是更换一个纯洁的身体，高尚的灵魂将永在人间。

二

国庆大假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但因惦记着表哥的病情，便终日惴惴不安、坐卧不宁。会议一结束，我立即买了一张直飞拉萨的机票，5点钟起床，直奔机场，飞行了4小时后，中午11点到达拉萨机场，然后转乘丰田越野车，继续前进。

我已经三年没有回过西藏，西藏的秋色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观，蓝天明净高爽，白云浅淡悠闲，绿草吐露黄丝，河水清澈明净，雪山庄严广袤。汽车一会儿翻山穿云破雾，一会儿穿谷蹚水走石，一会儿爬坡轰鸣尖叫。我在寂寞的车座上，梳理心绪的悲凉，深沉的秋景，沉重的旅途，就像生命的过程，激越到安详，绚烂到平淡，喧哗到寂静，属于你的不是刻骨的悲欢与伤痛，而是永恒的平和与宁静。

太阳落山了，月亮出来了，星星布满夜空。午夜11时，才到我家门口。再也没有公路，我连家门也没有进，骑上表弟备好的马，趁着融融的月色，继续沿着十多公里的山坡走向我表哥所在的寺庙。这条道路我再熟悉不过了。50年前，我每年平均要走上十多趟，哪里有几条沟、几个坡，哪里有几棵大树，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时代的变迁、家乡的变化，一切显得那么生疏，踩一脚要小心翼翼，抬一头要慌慌张张，终于跨进寺院的大门，鸦雀无声的寺院的静谧，令人起敬的寺院的庄严，消除了我18个小时的旅途劳累，我按照

佛教礼仪，先到大经堂，点香磕拜，再去到经历了七十多年风吹雨打的古朴僧舍。

表哥的僧舍是土木结构，以传统的木头夹板中脚踩、棍棒冲压泥土垒起墙壁，看起来粗糙简单，却坚固得炮弹都打不垮。这一楼一底不到八十平方米，楼下是堆柴火用的，楼上一间是经堂，供奉着本尊玛尔巴和米拉日巴佛像，其余是孤本、善本、手抄本大小不等的各种经书，沿墙垒起的，摆在桌上的，堆在佛龕上的，躺在窗沿上的，不知有多少，二十来平方米的屋子里除了三尊佛像就是经书。隔壁是他的禅室，确切地说是卧室兼修行室，约九平方米。

我掀开门帘，看见表哥盘腿端坐在四方形的木床上，那与其说是木床，不如说是木框，后背有个靠板凸起来。他这一生都没有躺睡过，没有仰卧过，几乎所有修行的高僧都是这么度过漫漫长夜。表哥一副白净消瘦的庄严法相，宽广的脑门闪着亮光，佛法的微妙，佛像的慈善从这里通达心底，佛经中说的慧眼就在这个部位。他干枯的嘴唇微微颤动，上三宝祈祷，下众生保佑，美妙动听的佛语从这纯洁的口中祈诵，细长有力的双手拨弄着已磨成大小不同的佛珠，超越心灵的禅舍修炼、脱开体能的瑜伽功夫就靠这双手结合的姿势中揭示。他微闭的双目凝视着对面墙上挂着的《极乐全境》唐卡，仿佛已做好了一切准备，镇定自如地走向没有战争、没有仇恨、丰衣足食、鲜花盛开的极乐天堂。我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说了一声：“表哥我来了。”

他的脸上泛起慈祥的笑容，额头上更显出一层层经书夹板似的纹路，浓密伸直的寿眉像成熟的青稞麦芒，双肩垂落着鸡冠黄帽的肩条。我紧张的心寂静了，惋惜的心慰藉了，情感的心敬仰了。死亡是公平的，是必然的，不同的人对死亡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态度，在一个终生修行大圆满法的瑜伽上师眼里，死亡正是成就佛果的契机，没有丝毫的恐惧与忧伤，而是一种喜悦的等待。

他终于开口了：“你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回来看看很好。”说完又闭上眼睛，深思了片刻。双手从跏趺坐的定结上抬起，合掌当胸，脊背挺直，嘎嘎颤动着的嘴唇口诵偈语，凝望虚空片刻，观想冥思，自在专注，自然入定，轻松坦然中祈祷三宝，护佑众生平安，也保佑表弟如意。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功德，也是唯一给我的礼遇、给我的回报。

我从寺院回到家里已是深夜一点半了。算起来从首都北京到青藏高原大川长谷中的这穷乡僻壤，空陆两种交通工具 19 个小时，行程六千多公里，为的就是与表哥见一面。

一觉醒来，满屋子烟雾腾腾，牛粪火的芳香，酥油茶의清香，青稞酒的醇香，弥漫着久违了的乡情。我起身推门，站在阳台上，阳光明媚，天空蔚蓝如拭，空气清新甜美，这就是我魂牵梦萦、呱呱坠地的剪脐之地，淙淙吸乳的还童之乡。远处，那拉神山顶戴银冠的雪峰时隐时现，分不清哪是云朵、哪是雪山。近处，怒江带着天神的光辉冰清玉洁，泛着闪闪绿光从家门口缓缓远去。看村东横着的那道山梁，那高低错落、粗细参差的柏树林间，隐约可见坐落在雪山脚下、怒江岸边距今 600 年历史的贡萨寺金顶。似乎当年那熟悉的悠扬的钟声，跨过江河，越过山梁，穿过曙光，在耳旁回荡。悦耳的音波如同高山清泉、林间溪流般清脆婉转，一种怀旧、激越的情绪，促使我直奔山梁，来到插着黄、白、蓝三色经幡、象征长寿如意的“拉孜”石堆旁，久违的贡萨寺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寺庙坐落在雪山脚下伸出的似象鼻的山坡上，金顶是寺院等级的象征，闪着光芒的金顶，告示信众这里是解脱恒乐佛土的入口，朝拜者须沿着围墙排列整齐地转经筒，口念六字真言，心想三宝善法，手转殊胜经筒，才能证得佛果。寺院背后的天葬台，四周插满招魂的白幡，不远处，秃鹫在山上盘旋，告示人们灵魂不灭、转世再生，这里可通天国。

我表哥不管风云变幻、不管沧桑演变，以自己的虔诚、纯真、笃定的信仰，在这里守候了 70 年。1959 年初，他年仅 24 岁，已经学完了五部大论，梵文、医学、历算都达到了很高水平。这年的藏历三月五日，是一年一度贡萨寺最为壮观的传经辩经法会，是骡子是马，这时要蹿一蹿；是孔雀是雏鸡，这时须展一展。我表哥独坐在大经堂左侧的辩经场那四方形的草垫上，四周坐满了 10 个部落所属的 12 个寺院的近千名高僧，面前站着 12 位推选出来的考问僧官。他们腰缠袈裟、手拿佛珠，一会儿拍掌，一会儿单腿踏地，提出连珠炮似的问题。表哥不慌不急、镇定自如、思维敏捷、随机应变、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引得满堂喝彩。他不仅获得格西学位，而且经众僧推举、日

旺活佛任命，担任了任期三年的贡萨寺诵经师，这是仅次于活佛的学位头衔。在他升堂的庆典仪式上，他身披崭新的黄色袈裟，脚登象征学位的五彩靴子，头戴锦缎绣制的五佛冠帽，在手持彩箭的僧童引导下，走出僧舍，寺院众僧左右排成两队，法乐齐奏，佛旗招展，被簇拥着进入大殿、坐上法台。我从心底既敬佩表哥超人的学识，也羡慕他威严的法相，暗暗下定决心，把表哥作为榜样，把终生当个领诵师作为奋斗目标。

不久，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藏解放了。一批头戴五角星、腰挂手枪、身背行李的解放军进驻贡萨寺，听说是一个排，任务是做上层喇嘛的统战工作。我的经师是寺庙的主持活佛，当然是头号统战对象，他的府邸宽敞险要，有许多空房子。这支队伍租借了所有空房住下。我看到这些人，整整齐齐，有模有样，饭前排队唱歌，饭后清扫庭院，与先前听说的青面獠牙、心狠手辣截然不同。我便主动接近他们，感情和信仰一样具有引力，距离近了，看到的印象，可以流入血脉。我那时童心未泯，厌倦了黄卷青灯、闭关坐禅的日子，向往另一种榜样，奋斗另一个目标。我决心跟解放军走，在向表哥告辞时，他的伤感、惋惜、痛心，都表现在夺眶而出的泪水里、微微颤抖的手掌上。他把一双五彩靴子送给我，按照家乡的习俗，这包含着走入他乡的游子，不忘故土乡亲，即便异乡创业建功，也要把脚印留在佛门。这是最高最亲的礼仪。

三

这天下午，我又来看表哥，只见他披着袈裟、结跏趺坐、腰板挺直、面色红润、嗓音清亮，不知是喜还是忧。坐前的方桌上，摆放着象征清净无染的干果、香花、净水、白螺等供品。表哥让我坐在他对面早已备好的四方形坐垫上。他说：“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匆匆的过客，生乐死哀，能带走的是慈悲心，留下的也是慈悲心，做人要慈悲为怀、利乐众生。我今天给你一个礼物，是我念了百万遍的‘玛尼经’，送你增业力、化慈悲。”按照佛教礼仪，这是大礼，当你缺少解脱自性的佛果时，别人积累的福慧善业是转拨给你的

善缘，善的种子在无形中已种在你的心田。

今天他趁着渐好的身体，做了一次他自己最为神圣、最为隆重、最为稀罕的佛事，为我也为众生祈愿。他从佛龕里请出一尊慈眉善目、双手结着宝印的一尺高的弥勒佛像，从装满法器的皮箱中取出宝瓶、铜镜、铃杵、手鼓，一切按着程序，摆放在台面上，在铺着黄布的方桌上，还供设着妙香、净水、明灯、干果等供品。他向我展露出慈喜的法相，用慈悲的法眼注视着我，似乎在他心中已生起清净喜悦之情。他口中恭敬有礼地念诵着《祈祷文》，身子端庄肃穆，双手在心际合十，在身、口、意三门善业同修中，既忏悔净来众生轮回积造的罪业，又祈求众生积修的善业生出妙果。当他托起盛满智慧、慈悲甘露的宝瓶，用编制成华丽精美的孔雀羽翎，将宝瓶中的圣水滴滴丝丝撒向空中时，这狭窄的土屋中散发出奇异的芳香，似乎清风吹拂、花雨飘降，佛法的妙音在轻轻回落，我顿时生起舒适柔和、安详平和的无穷无尽的快乐。

在我返回家的路途中，我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情景。那是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一天门卫忽然来电话通知我，外面有个要饭的要见你。我走到门口，站在眼前的人蓬头垢面，身上的绛色氍毹衣补丁擦着补丁，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脚上的藏靴破旧不堪，结着痂的脚趾露出鞋帮，肩上还挎着一个已无法辨认颜色的布袋。我开始以为是一个流浪汉，端详了好久，才认出他就是我阔别16年的表哥，难怪门卫把他当成乞丐。

我把他领到刚分到的宿舍里，黄昏来临，屋里没有电灯，只好点燃油灯，没有酥油，就煮点青菜汤。我们兄弟俩对坐在唯一的家具——一张书桌边，彻夜长谈。灯芯火苗微弱地闪动着，时而发出刺刺的响声。这油里可能注入了水，也许因为那时缺油。两只粗糙的瓷碗里的青菜汤，似乎像一面镜子，可以照清脸色。就这样我们聊到了鸡鸣狗叫。表哥由于路途劳累、精疲力竭，讲着讲着头挨着书桌边就睡着了。

表哥刚才告诉我的这些年他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挥之不去。这样一个皈依了佛门，忠心于三宝，把信仰当生命，把戒律视灵魂的高僧，在动乱、浩劫、灾难的十年中，尽管心如古井之水，信

仰却如钢铁长城，坚忍不拔，默默地实践着自己诺言的艰难旅程。

当年我离寺不久，部队撤走了，寺庙没有损伤，但佛事活动减少了，宗教信仰自由，但一半僧人还俗了。他带着几十个虔诚的学僧，遵循着解脱全知果位、涅槃离苦得乐的钢浇铁铸般的信仰，在风雨中固若金汤。1966年底，一股龙卷风似的革命风暴，没有被高山所阻挡，凶狠地刮到这无名的乡村。一瞬间，黑白颠倒，天地翻覆，一队身穿旧军装、腰系铜头皮带、肩挎黄色书包的藏族青年，领着一帮当地农民兄弟来到贡萨寺。他们有的肩扛十字镐、有的手拿铁锹、有的身背空麻袋，他们原来的慈悲之心一下变得杀气腾腾、原来的虔诚信仰一下变得毫无人性，他们从大经堂开始下手，掀屋顶、挖墙脚、砸门窗，用绳索套在佛颈上，像拔河似地往下拉，斧头砍向佛脚，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散落的佛经，随风漫天飘飞，木质佛像、经书夹板被投入熊熊的烈火中，灰烬在火光里四处飞舞。

这支造反大军就在寺院的辩经场安营扎寨，两个月下来，贡萨寺只剩下残垣断壁。他没有哭，这个时候眼泪有些奢侈。灵丹也要在烈火中冶炼，他需要找到残篇断简的佛经，歪七倒八的佛像，七零八落的法器。一件件，一篇篇，一个个，擦净泥土，把自己的袈裟剪成一片片，包好装进牛皮袋里，等待黑夜的到来。这时，对表哥来说黑夜比白天更珍贵，盼的不是太阳而是月亮，只有天黑了，他才能背着这些祖先的遗产、佛祖的灵魂，藏到无人知晓的山洞。每天夜晚，他都要背着沉重的法器和经书，沿着陡峭的山坡，行程近三十公里，到神山脚下的山洞把抢救出来的文物藏起来，有时一晚要往返两趟，只有星星看见他摸爬滚打，只有月亮照耀着他脚下崎岖的山路。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三个背枪的红卫兵来到寺庙遗址察看，发现他在一堵残墙旁搭着篷子住着。他们就像抓捕到叛徒、特务一样，不由分说地用枪把表哥押解到公社，交给专政队。曾是万人之上的佛爷，变成牢狱之中的囚徒。他听到外面下着倾盆大雨，风声雷动时，感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抓心，无数把锋利的刀子在割身上的肉。那些埋藏在泥土中的佛经、佛像、法器，日晒雨淋，令他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但坚定的信念像擎天的支柱，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在西边落下，江河永远从高处流向低处入海，佛法永远从历史起源向未来传承。这时他唯一能做到的仍然是祈祷，再祈祷。祝愿

佛、法、僧永远成为饥饿者的食物、口渴者的甘泉、受寒者的温暖、孤独者的亲友、无助者的帮手、无伴者的依靠，佛光永照人心，慈悲永度众生。

这个站着一根蜡、倒下一棵苗的光杆僧人，敲骨吸髓也榨不出油来，专政队只好放他一马，让他劳动改造，为公社放马。他没有忌恨、没有抱怨，只进监狱门，没进地狱门已经算是幸运，现在既能为有生者施舍慈悲之心，又能观拜大自然的生存恩泽，真是佛祖保佑。他安之若素地拿起放马鞭，每天天不亮，就怀揣从寺庙废墟中找来的残缺不全的《八万颂》佛经和一尊释迦牟尼像，赶马上路了。到了水草丰盛的草场，马群悠然自得地吃草、饮水，他却盘腿坐在草地上，垒起几块石头当佛龛，摆放着佛祖铜像，摊开佛经高声念诵。这蓝天之下、大地之上，一种叫信仰的力量放射出无限的能量。晚上回去时，将经书和佛像藏在装满青草的背篓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养得膘肥体壮，《八万颂》也倒背如流。专政组撤销了，放马人得到了表扬，劳动改造告一段落。

不知是时来运转，还是佛祖灵验，表哥自由了，人们也不那么歧视他了。他谨记上师教导：“今世幸得具足良缘身，为了求取人生真价值，激起救度众生责任心，修不成熟不能成正觉。”开始了历时七年的云游苦修生涯。

四

他云游的第一站是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却吉洛珠的诞生地卓沃隆寺。他要经过极目无垠的羌塘草原，跨越终年银装素裹的念青唐古拉，还要沿着高山峡谷中暴跳如雷、横冲直撞的雅鲁藏布巡行。

要朝拜玛尔巴大师诞生地，是因为生于1012年的玛尔巴，小时候天资聪颖、勤学苦练，但又性情执拗、争辩好斗，家里怕影响师徒关系，便筹措纸张两驮、黄金多两、银瓢一把、织锦几匹、良马一匹，将他送往印度，拜名扬四方的释迦益西大师为师学经。玛尔巴前后三次来回，共在印度学密法，闭关修持22年，佛学功底深厚，密法神通大显，名声威震天下。一天在他主